

续古逸丛书

南华真经

徐志摩集

新月社

南華眞經卷第七

郭象注

莊子外篇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无以爲

生之所无以爲者分外物也

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无奈何

知之所无奈何者命裏事也

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

知止其分物稱其生生斯足矣有餘則傷也

有生必先无離形形不離而

生亡者有之矣

守形太甚故生亡也

生之來不能却其去

不能止

非我所制則無爲有懷於其間

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

以存生

故彌養之而彌失之

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

養之彌厚則死

地彌則世奚足爲哉莫若放而生之雖不足爲而不可至

不爲者其爲不免矣

性分各自爲者皆至理中來故不可免也是以善養生者從之

而任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无累无

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

更生

者日新之謂也付之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日新則性命盡矣

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

所以遺棄之

夫形全精復

與天爲一

俱不爲也

天地者萬物之父母

也无所偏爲故能子萬物

合則成體散則成始

所在皆成無常處

形精不虧是謂

能移

與化俱也

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還輔其自然也

子列子

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窪

其心虛能御羣實

蹈火不熱

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憚

至適故无可之耳非物往可之

請問何以

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
之列居予語汝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
何以相遠唯无心者獨遠耳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
同是形色之物耳未足以祖先也
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无所化
常遊於極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夫至極者受之所止於所
彼將處乎不滙之度冥然終始者受之分而藏乎无端之紀冥然終始者非物所制
與變化日新遊乎萬物之所終始終始者離性壹其性離性則物之極
養其氣不以心使之合其德不以物離之以通乎物之所造則二矣
萬物皆造於自爾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无郤物奚
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

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中是故遷物而不惜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醉故失其所知耳而外故曰藏

不闢性分之復讎者不折鎮干

夫干將鎮鄙雖與讎爲外故曰藏用然報讎者不事折之

以其無心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

飄落之瓦雖復中人人莫之怨者由其无情

是以天下平均凡不平者由有情故无攻戰之亂无殺

戮之刑者由此道也

无情之道大矣不開人之天而開

天之天不慮而知開天也知而後感開人也然開天者德

天則開天者性之動也開人者知之用也性動者遇物而當足

生則忘餘斯德生也開人者賊生

知用者從感而求勤而不已斯賊生也

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

任其天性而動則人理亦自全矣

民幾乎以其

民之所患爲之所生常在真於知用不在於性動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

見狗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

失者鎗銖

累二丸於竿頭是用手之停審也故累三而其承蜩所失者不過鎗銖之間也

不墜則失者十一

所失愈少

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

停審之至故乃無所復失

吾處身也若橛株拘吾執辭也若

槁木之枝

不動之至

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

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

何爲而不得

遺彼故得此

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

不分乃凝於神其病僂丈人之謂乎顏淵問

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律人操舟若神

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物

雖有性亦須數言習而後能耳

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

之也

沒人謂能驚
沒於水底

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

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

習以成性
遂若自然

若乃夫沒

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

舟之覆猶其車却也

視淵若陵故視舟之覆於
猶車之却退於坂也

覆

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

覆却雖多而猶不
以經懷以其性便

也惡往而不暇

所遇皆
閒暇也

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

以黃金注者昏所要愈重則其心愈矜也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

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夫欲養生全內者其唯无所矜重也田開之見

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學生者務中道吾子與

祝腎遊亦何間焉田開之日開之操拔筆以

侍門庭亦何間於夫子威公曰田子无讓寢

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

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

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

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

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无不走

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

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

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夫守一方之事至於過理者不及於會通之適也鞭其後者去其不及

仲尼曰无入而藏

藏既內矣而又入之此過於入也

无出而陽

陽既外矣

而又出之此過於出也

柴立其中央

若槁木之无心而中適是立也

三者若得其

名必極

名極而實當也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

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

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

之戒者過也

十殺一百便大畏之至於色欲之害動皆之死地而莫不冒之斯過之甚也

祝宗

人玄端以臨牢筭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

月擗汝十日戒三日齊藉白茅加汝肩尻乎
彌俎之上則汝爲之乎爲彘謀曰不如食以
糠糟而錯之牢筭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軒
冕之尊死得於豚楯之上聚儻之中則爲之
爲彘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
也欲贍則身亡理常俱耳不問人獸也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
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无所見
公反詆詒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
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滯之氣散
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

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
睂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
阿鮭龍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泲陽處之水
有罔象丘有峩山有蔓野有彷徨澤有委蛇
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
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
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
公蹶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
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此二章言憂來而

累生者不明也患去而性得者達理也

紀濬子爲王養鬪雞十日而問

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惰而恃氣十日又問曰

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

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无變

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无敢應者

反走矣

此章言養之以至于全者猶无敵於外況自全乎

孔子觀於呂梁縣

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鰐鼈魚鼈之所不能

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

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

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

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无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

審公涓而旋入者齊也
回伏而涌出者汨也

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

任水而不任已

此

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

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

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此章言人有偏

能得其所能而任之則天下無難矣用夫無難以涉乎生生之道何往而不通也

梓慶削木爲鏹

鏹成見者驚猶鬼神

不似人所作也

魯侯見而問焉

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

然有一焉臣將爲鏹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

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
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
形體也當是時也无公朝視公朝若无則跋慕之心絕矣其巧專
而外滑消性外之事去也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
矣然後成見鏘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必取村中者也
則以天合天不離其自然也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盡因物之妙故乃疑是鬼神所作耳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
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
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
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

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斯明至當之不可過也

工倕

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枉

雖工倕之巧猶任規矩此言因物之易也

忘足履之適也忘

要帶之適也

百體皆通則都忘其身也

知忘是非心之適也

生於不適耳

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

所遇而安故無所變從也

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識適者猶未適也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

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

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

闇付自然也

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

闇付自然也

甚

然彷徨乎塵垢之外

凡非眞性皆塵垢也

逍遙乎无事之

業

凡自爲者皆無事之業也

是謂爲而不恃

率性自爲耳非恃而爲之

長而

不宰

任其自長耳非宰而長之

今汝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

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无中道大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

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

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

爲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

德吾恐其讐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